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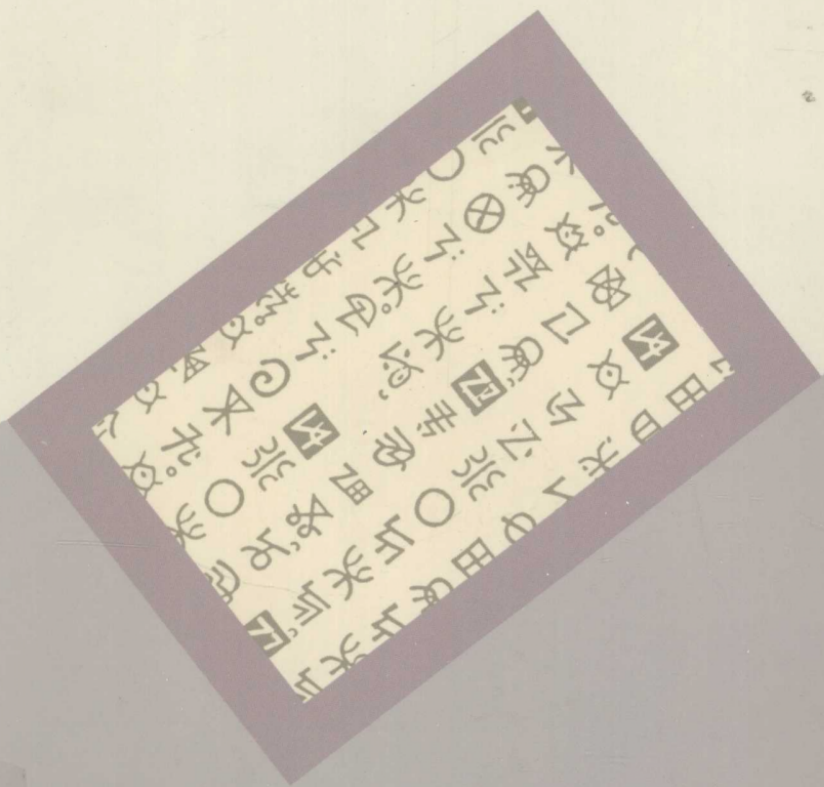
彼岸的目光  
PAUL VIAL WENJI

# 保禄·维亚尔文集

——百年前的云南彝族

黄建明 燕汉生 / 编译

云南教育出版社



PAUL VIAL WENJI

# 保禄·维亚尔文集

——百年前的云南彝族

黄建明 燕汉生 / 编译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保禄·维亚尔文集——百年前的云南彝族 / (法) 维亚尔著; 黄建明等译.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2.8  
(彼岸的目光)

I. 保... II. ①维...②黄... III. 彝族—研究—云南省—1878~1918—文集 IV. K28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2639 号

责任编辑	徐松 甘宏耀
封面设计	高伟
书 名	保禄·维亚尔文集 ——百年前的云南彝族
编 译	黄建明 燕汉生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印 装	昆明市西站彩印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4.625
字 数	363 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5415-2287-2
定 价	23.00 元

## 出版说明

本书中的资料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位法国传教士在云南三十多年的传教生涯中所见所闻之记录，是研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云南彝族的重要参考资料，其学术价值被我国民族学学术界公认，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被视为经典之作。鉴于此，我们请有关专家翻译、整理该书，并请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专家对译文进行审读，现予以出版。

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意识形态、来中国的目的等原因，他的文章中难免带着个人的成见，加之其不可能用正确的民族观考察汉族及少数民族的情况，难免流露出猎奇和歧视的心理，故持作如下说明：

1. 文中对当时云南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的一些描述，有作者个人的偏见；对少数民族的称谓如“保保”、“苗人”、“摆夷”、“仲家子”、“掸人”等等，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的痕迹，但为保持原著的叙述风格和所记录的情况，未作大的修改。

2. 为保持原著的韵味，原著中的地名、村镇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均照原著直译，不再按现在的要求标注。

3. 为保留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人的语言习惯、引文标准等，也保持原著的风格直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中一些情况可能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但也难免有道听途说、作者一家之言的情况，故，书中所言只能作为参考。

## 目 录

前 言	赵德光	1
傛傛的一场竞技		9
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字		15
撒尼——云南的傛傛部落		26
云南撒尼傛傛的传统和习俗		74
傛傛有宗教信仰吗？		82
维亚尔的云南来信		89
回归的喜悦		97
傛傛故事两则		135
纳多库瑟		138
新书简介：第一部傛傛文词典		178
一篇傛傛奇文		180
傛傛的心性		189
傛傛的复活节		196
老街至云南省府铁路沿线所见		209
《纳多库瑟》——彝文圣经问答		233
附 1：云南传教士维亚尔先生传略		445
附 2：《纳多库瑟》原文示例		452
后记		457

## 前 言

法国人保禄·维亚尔（Paul Vial）在百年前深入石林彝区传播天主教，传教之余用法文写了一系列介绍其传教经历和当地民族的文章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引起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石林彝族和彝族文化的关注。百年之后的今天，国内彝族撒尼学者黄建明先生和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燕汉生先生合作又把保禄·维亚尔的系列文章译成汉文。百年前一个西方人用奇异的眼光看石林，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用独特的眼光评价他，这本身就耐人寻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百年前撒尼人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终日忙于生计，根本无暇理性地思考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的问题，也无力记录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生活，更不用说民族文化的弘扬与发展问题。一百年过去了，撒尼人的社会地位、生活质量、文化素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除了理性思考社会生活现状和未来发展规划外，已能思考与研究本民族走过的每一段历史。这表明了历史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保禄·维亚尔 1855 年 1 月 3 日生于法国伊塞尔省 (Isere) 格勒诺布尔城 (Crenoble) 瓦隆镇 (Volo), 次日即受洗礼。13 岁考入亚末浓传教学校, 21 岁 (1876 年, 一说 1879 年) 加入巴黎外放传教会, 三年后晋升司铎, 同时派往中国云南。光绪六年 (1880 年) 抵达昭通盐津县的龙溪, 受传教训练及学习汉语。后被派往今大理州的漾濞县, 协助特拉斯 (Terrasse) 神父传教。光绪十一年 (1885 年) 又调至嵩明县得子村。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在嵩明县遇到几个石林彝族撒尼人, 稍作接触, 他对彝族撒尼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便跟随他们来到现在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天生关村租房居住。从此就在石林彝族自治县定居下来。为了尽快融入中国社会, 他给自己取了个富有儒家文化特点的名字“邓明德”, 但当地有文化的人都不称他“邓明德”, 而是叫他“邓保禄”, 老百姓则称他为“邓神父”。保禄·维亚尔不久移居路美邑村, 并以路美邑为中心向撒尼彝区传播天主教, 先后在撒尼彝区建立十余所天主教堂; 建立两所学校, 亲自授课, 为该地区培养了一批撒尼传教士及文化人; 设立非正式的西医诊所; 兴修水利; 调查研究彝族文化, 把彝族文化介绍到西方, 让欧洲人对撒尼彝区有了零星的了解。保禄·维亚尔到石林彝区前在传教及学术研究方面没有任何建树, 因而经常更换传教地。自踏上石林彝区后, 他在传教、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自此, 再也没有调换到其他教区传教, 于 1917 年病逝于石林彝族自治县青山口, 根据其遗嘱安葬于撒尼人居住地的腹心地带——尾则。

保禄·维亚尔在传教之余写了不少记述其传教经历的文章, 还编写了《法罗词典》和《纳多库瑟》。本书收录了他 1888 年至

1909年的有关文章，内容除了记述其传教经历和传教活动外，还涉及撒尼人的社会、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文学、风俗、节日、生产、生活、婚姻、恋爱、丧葬等方方面面。涉及的民族有彝族的撒尼人、阿细人、大黑彝、小黑彝、濮拉人，苗族、汉族和沙人（属壮族的一个支系）。还有两篇是他回法国就医，返回时从越南登岩至石林县的沿途所见所闻。其论著有用法文写的，有用彝文写的，其中《纳多库瑟》就是完全用彝文写成的。该作品从形式看似是把天主教教义简单地从法文译为彝文，其实不然，它是针对当时撒尼人的宗教习俗用天主教教规进行规范和用人们倍感亲切的撒尼语对天主教教义进行阐释，让人觉得通俗易懂，又有亲切感。这样该作品已不是纯介绍天主教方面的知识，同样，也不完全是彝族文化的记载。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同一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和融合，所以两位译者将其视为宗教历史文献并作为研究撒尼文化的资料收入本书。

保禄·维亚尔的这部书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资料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撒尼人的社会历史及其文化。在此之前，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经济文化的落后、教育科技不发达，撒尼人本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而其他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撰写的撒尼历史文化的资料又特别少，因而本书对石林人来说，是一部非常宝贵的历史文献。

在保禄·维亚尔看来，撒尼人是一个尚未开化，有着很强可塑性的民族，保留着朴实、善良、勤劳等人类最宝贵的美德。虽然物质生活很贫穷，但精神生活却十分富有，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化，其优点近乎完美无缺，即便看到缺点，在他心目中也仍然是美丽的、可爱的。



## 二

保禄·维亚尔踏入石林彝区已有了百年多的历史，经历了百年多的检验，对他的功过也应该看得更清楚了。

保禄·维亚尔到石林彝区的动机是传播天主教，目的是使天主教在石林彝区深入人心，代代相传。他在石林彝区传教开始就旗开得胜。没用几年的功夫就使相当一部分彝民信仰了天主教。骄人的业绩，令同行们刮目，其名声也因此而远扬。自保禄·维亚尔去世后，石林彝区天主教也日渐没落，20世纪50年代就已走入低谷，此后一直走低，连教徒们也慢慢淡忘保禄·维亚尔及其传教业绩。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保禄·维亚尔传教功臣的形象虽逐渐被人遗忘，但作为学者的形象却逐渐地凸现出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比保禄·维亚尔更早到过石林彝区的外国人的资料，当然不能由此妄定保禄·维亚尔是第一个到石林彝区的外国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居住在石林彝区最长的外国人。自1887年到石林，直至1917年病逝，共驻石林30年。其间曾在路美邑遭人刺杀，除到香港和法国巴黎医治离开过一段时间外，再也没离开过石林。一个偶然的机，他迷路误入今石林风景名胜外围，被千变万幻、鬼斧神工的石林所倾倒，把所见的奇峰异石描写下来介绍到国外。因此可以说，保禄·维亚尔是最先把石林风景名胜介绍到西方的外国人之一。

保禄·维亚尔先后在路美邑、青山口两地开办了学校，课程设置中文、法文、数学、史地等，并亲自为学生讲授法文和数学等课程。虽然保禄·维亚尔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对抗清政府倡导教育、普及学校对他的传教活动构成的潜在威胁，但是这两所学校成为石林历史上首批撒尼彝区现代真正意义的学校。受其影响，尾则、宜政、海宜村等地也相继创办了学校，培养了一大批

有文化的撒尼青年。

贫穷与医药卫生落后常常相伴在一起，医药卫生落后的原因往往是贫穷造成的。旧时彝族撒尼人得病时多请巫师驱邪治病，有时请民间草药医生看病。保禄·维亚尔无法容忍请巫师驱邪治病的陋习，于是用西医免费为撒尼人治病，建立了非正式的西医诊所。巫师驱邪治病，缺乏科学依据，自然治不好；中医疗效一般较慢；用西医治病来得快，效果好。为此，撒尼人对西医充满了神秘感，甚至有一部分撒尼人入教就是因为要看西医的神奇魅力。

保禄·维亚尔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彝族文化，并且是当时最有成就的外国学者之一。他的彝学研究实践翻开了国际彝学的新篇章。虽然保禄·维亚尔研究彝族文化的动机主要还是为了传教，如学习彝文、规范彝文，是为了把彝文作成铜模编写、铅印彝文《圣经》，但是他所研究的彝族文化内容涉及历史、宗教、哲学、伦理、社会、制度、经济、婚姻、习俗、节日、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除此而外，他还把西方某些先进文化引入石林彝区，并与撒尼文化融为一体，使彝区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现象。如撒尼人传统鼓号给人一种庄重、沉闷感，保禄·维亚尔就引入洋鼓、洋号，当地人据此对原有的鼓乐作了适当的改进，使其音质嘹亮、催人奋进，又不失民族特色。如今，每当红白喜事，嘹亮的鼓号声就会飘荡在撒尼山寨。19世纪末20世纪初撒尼文化中出现的这种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现象，使古老的撒尼文化更加熠熠生辉，丰富多彩。

宗教传播一般都伴随有兴办教育、兴医看病过程，目的是通过兴医育人来促进宗教传播，保禄·维亚尔也不例外。但他传播天主教的“主业”事实上带动或促进了“副业”，而且“副业”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主业”。综观保禄·维亚尔在石林的30年，简言之，创下了几个第一：他是第一个长期居住在石林的外国

人，是第一个用文字宣传石林风景名胜区的外国人，是第一个在石林地区办有现代真正意义的学校的外国人，是第一个在石林地区办有非正式西医诊所的外国人，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石林彝族文化的外国人。

### 三

保禄·维亚尔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和强大的炮舰踏入撒尼彝区传教的。身份是宗教职业者，职务是天主教神父。传教是本职工作，学术研究是业余爱好。石林彝区天主教传播与其他宗教一样，有其产生、发展、消失的规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林彝族人民与清朝政府及地方官吏的对立情绪达到了难以调合的地步，地方民族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彝族人民的生活极为困苦，渴望找到“救世主”来摆脱面临的困境。此时恰恰保禄·维亚尔走进了彝区，他所宣扬的教理，与彝人的传统伦理有相似之处。彝族人民将其与当地的官吏相比，更显其和蔼可亲，加之加入天主教在诉讼、医疗、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有一些便利，这一切给彝族人民一种从未有过的优越感，于是许多人纷纷入了教。但加入天主教后彝族人民又发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困境，而且入教后在生活方面有了许多限制，如礼拜天必须做弥撒，不准参与祖先崇拜等彝族文化活动，如此种种挫伤了彝民信仰天主教的热情。保禄·维亚尔去世后，石林彝区信仰天主教者逐渐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轻一代受的是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另外，随着老一代天主教徒逐渐离开人世，石林彝区信奉天主教的人一天比一天减少。在短短的百年间，石林彝区天主教就经历了产生、发展、消失的整个过程。

为了传教，保禄·维亚尔确实费了不少的心血。他深知天主

教想渗入底蕴丰厚的彝族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潜心研究彝族文化，把彝族文化中人们无法解释的现象用天主教哲理来诠释，试图把彝族文化与天主教文化融合在一起，试图让彝民相信彝族文化与天主教文化本是相同的，从而达到让更多的彝民信教的目的。如用《圣经》中的“洪水泛滥”来解释彝族神话中的“洪水泛滥”，把“洪水时代”彝族祖先“笃慕”，说成是亚当的第几代子孙等等。如此“缜密”的解释，使不少彝民对天主教文化有了亲切感，使彝民对陌生的天主教有了似曾相识的感觉，由此达到认同天主教的目的。

保禄·维亚尔对撒尼人，对撒尼文化的热爱是大家公认的，他把毕生的精力献身于热爱的事业也是有目共睹的。他追求并试图让彝族文化保持独特性和完整性。他在尾则看到学生穿日本式东洋学生服，就严厉地训斥老师和家长，认为彝族有一套完美的文化，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只能破坏彝文化的完美性，没有任何益处。然而他在宜政村看到撒尼姑娘披着法国式的修女服时，却给以赞赏，认为是一种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表现。同样一件事，保禄·维亚尔采用了两种不同态度。从这一点上看，保禄·维亚尔在处理事情上遵循的是这样一条原则：凡是有利于天主教传播的就是美的、好的、善的；凡是不利于天主教传播的就是错的、丑的、恶的；凡是对传播天主教有利的事就积极去做，不利的就不做，带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和功利色彩。

保禄·维亚尔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一些观点具有极深的偏见，某些治学方法我也不敢苟同。诸如本书中彝族与苗族、与汉族的比较，特别是彝族与汉族的比较上就有失偏颇。每一种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不足，每一个民族都有精英和凡人，不同的民族之间没有多少可比性。更不能用某一个民族文化中的优点与另一个民族文化的缺点相比，也不能用某一些民族的精英与另一民族的凡人比较，而作出某一种民族文化优秀和某一个民族优秀的结

论。书中通过主观比较来褒奖一个民族，贬低另一个民族的做法，我认为是极不妥的，这种做法不利于民族团结，我们应持批判态度。不过本书作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保禄·维亚尔的观点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要一分为二地对待。特别是那些不符合历史事实，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说法，应当摒弃。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一些缺点和错误就将全书闪光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掩盖或抹杀掉，而应当采取扬弃糟粕，吸取精华的态度，按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开放、有利于发展、有利于稳定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人，看待这部作品。

在本书出版之际，黄建明先生约我写一篇前言，全面评价保禄·维亚尔的功过，我感到十分为难：一是我对天主教素无研究，二是对保禄·维亚尔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但是黄建明先生和燕汉生先生二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激励着我，促使我硬着头皮，斗胆说了这么多话。这些话也主要是从保禄·维亚尔在石林从事的“副业”方面来讲的，对他的全面评价还待今后的历史学家给以评说。

保禄·维亚尔百年前进入石林彝区，在传教之余对彝族撒尼文化进行调查研究，他所遇到的困难是今天人们难以想像的；百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了的石林彝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山石冠天下，风情醉国人”，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正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走近石林。开放的石林彝区随时向国内外学者敞开着大门，我们将向国内外学者提供各种方便，热忱欢迎国内外学者到石林彝区进行彝族文化调查研究，把 21 世纪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伟大时代系统地记录下来，总结历史，有益当代，留传后世！

赵德光

2001 年 12 月 10 日

## 傛傛的一场竞技

我所要描述的民族，其地域处在大清帝国之内，在云南称为傛傛。这个称谓源自汉语，在民族学中毫无意义。而这个民族则自称为“帕”（Pou），并分为四个等级，因其祖先为四兄弟。

### 傛傛的地域

这块地域长 36 公里，宽 8 至 10 公里，是块呈龟壳状，被大片花岗岩覆盖着的土地。地表凹凸不平，沟壑纵横，散布着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石头。石头形状千奇百怪，有的像城堡的雉堞；有的高耸入云，像哥特式钟楼的塔尖，最高处构成堞堡的主塔；更有的形如拱顶，摇摇欲坠，仿佛大炮架在炮架上，这景致犹如世界末日的灾难袭击后遗留下的废墟。

在这块遍布石头、迷宫般的土地上还有一些无底深渊，雨水和河水都在这里流失得无影无踪。这些深渊垂直下陷，呈水平开裂的洞穴里还不时传来轰鸣之声。要是有人从这片乱石丛里摸黑赶路，那简直是一种灾难。许多漏斗形的洞穴都是人畜的丧生之地，不论什么东西掉进洞里，不仅连声音都没有，甚至连其气味也难以闻到。

我猜测地下深处有一个巨大的湖，水源来自路南平原的南部。事实上，这地方所有的水都出自这一个拱形的洞穴，水很凉，不适合用于农业灌溉。

就在这片多风、经常干旱、地势崎岖的土地上，生活着体魄强健、勇敢、善于打仗的土著居民。他们有点不大安分，喜好吵闹，但十分坦率，而又心地善良，他们的妇女也胆子很大。

我很愿意成为这个谦卑民族的历史学家。不过我目前的愿望不大，我只想介绍他们一些特殊的习惯。介绍的地域仅限于我居住的云南东部从路南到陆良之间，特别是天生关附近的地方。

## 保保的一场竞技

9点钟了，天上有云，我不知道为什么太阳在今天这样一个节日里不出现。出发吧！我身后跟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其中有基督徒，也有平民，他们中有的人要参加竞技呢。我喜欢一个人在乱石中信步，但此地沟壑纵横，我很快就谨慎起来，跟随大家沿着已踩踏实的路前行。大约走了4公里，我们进入一片树林，跟随我的人一下子分散到灌木丛中去了。绕过一个小山丘，我们进入一块非常圆的洼地，洼地的边缘随地势微微上升，形成一个阶梯教室状的地形，这就是竞技的场所。场地中央用锹挖出了一个圆圈，里边铺上了沙子，这就是竞技场。

我对面的高地上用树枝围成圈，形成一个圆形空地，这是观礼台，台上竖着一根旗杆，旗杆上飘扬着两方红色围巾，这两方围巾是为优胜者准备的奖品。观礼台上就坐的是村里主要居民组成的竞技领导，是他们资助了这次节日竞技活动。

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的观众。很快，远处响起了炮声，越来越近的锣声告诉人们第一批竞技手的到来。赛手们的服饰与他们的脸色一样色彩灰黯。头上系一块黑色的头巾，上衣很窄很短，也

是黑色，裤子宽大，于是腰上系的红色腰带便显得分外显眼。他们或是光脚，或是穿一双黑布做的、开口很大的鞋。富裕一些的赛手会穿上一双用浅色布做的半统靴。

赛手们列队进入赛场，每个人都拿着一种仪式上用的物品：三弦、锣、土钵、米酒壶和上面放了两个红布包的托盘。

一个土著人发射了两响火炮，有两响火枪回应。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观礼台右边的我。我坐在那里，脸上带着满足的表情，这种情绪感染了场上所有的人。想一想，一个白皮肤的外国人从万里之外来观看他们的勇武！土著居民们会对此津津乐道很长时间。

赛手队伍绕场三圈之后退到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场地。一名男子在助手的帮助下收走所有人的头巾，一名老者做了一个手势，所有人伏在草地上祈祷上苍。宗教仪式一结束，烟斗点起来了，谈话也开始了。土著人之间谈话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汉人交谈他们可以讲汉语。

我用望远镜扫视不同的人群，好奇心促使他们朝我围了过来。

土著人很有分寸。他们是带着一种多么谦逊的神态求我将被他们称为“千里眼”的望远镜借给他们。我当然很好说话，很快人群激动起来，人们热情地喊叫并做出各种表示惊讶的动作。我虽然不懂他们的语言，可是依然分享到了他们的快乐。我的火枪同望远镜一样受到了赞赏。

在我对面，竞技场的另一边小松树下围坐着一群妇女，她们也想仔细看看外国人。椭圆形的脸、深色的脸面、坦诚的神色把她们与身边的汉族妇女区别开来。

保俶妇女头发上裹着平滑、呈圆柱形的头巾，每层颜色各不相同，主要有红、白、玫瑰红及蓝色。我区别不出她们裙子的形状。裙子外边围一块围裙。围裙由颜色各异的长条布垂直缝制而



成，一直围到胸脯，系在脖子上。她们的裤子与男裤的区别在于裤脚更肥大。她们总是光着脚与小腿。姑娘们的穿着与此差不多。小女孩们头上戴一顶小的无边软帽，形状独特，使我想起1800年左右老妇人们戴的白色无边软帽。

在我仔细观察他们，同时也被他们观察的时候，其他村寨的村民也结伙而至。村民们以酒相迎，但饮下之前得向神灵浇奠一番。

日近中午，太阳还未冲破云层。三声炮响，一名传令官走进赛场，右手摇动着两根捆在一起的棕榈树枝，一头用红布捆扎，另一头就在空中摆动。

“嘟嘟！嘟嘟！”传令官喊道：“出列，出列。”

一些年轻人从各个方向跳进划定的场地。我数了一下共56名。他们都把手伸向棕榈枝，两根系在一起的棕榈枝确定一对赛手。赛场立刻空出，传令官倒退，第一对赛手出场了。

他俩只穿着长裤。两人面对面站定，互相拥抱、互相致敬之后随即闪开。每人抓了一把沙子擦擦手，然后又左右活动了一下手臂，最后冲向对方，头抵头像两头牛，手臂缠绕像两条蛇。他们的身体前进、后退，前进、后退，摆向左又摆向右。突然，其中一个挣脱出来，向对方的双腿扑去。他这是输了吗？不，他抓住了对方的一条腿，使劲地拖，以使对方失去平衡。但是这个伎俩被对手识破，不仅不自卫反而冲向对方。这是庄严的一刻。场下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只有几把三弦在机械地弹奏着。两人的身体下俯，在地上滚翻，又绞在一块，手脚都缠在一块，推来推去，人们此时只听得见身体着地沉重的声响。

全身着地倒在赛场上的为败者，有时一条腿、一支胳膊还在支撑，于是一方要把对手彻底摔倒，对手却拼命支撑，竞技就得拖延下去，但胜方总会有的，最后终于有一方全身着地。观礼台上爆发出一阵欢呼，传令官宣布胜利者的名字。